



马瑞芳\著

野
狐
禪

山东文艺出版社

野 狐 禅

马瑞芳 著

鲁新登字第3号

野狐禅

马瑞芳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375印张 2插页 335千字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329—1271—x

I·1117 定价13.90元

隨筆，似不注意，但从中可以見出
作家的性格、情趣和修養。
瑞芳同志，是我很欣賞的散
文名家，從她的隨筆中
透露出不凡的才華。

臧克家題句

一九四四年八月廿九日

随笔，似不经意；但从中可以见出作者的性格、情趣和修养。瑞芳同志，是我很欣赏的散文名家，从她的随笔中透露出不凡的才华。

臧克家 题句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目 录

第一辑 人生漫笔

马老太语录	(3)
都是副的	(8)
感冒	(13)
聚会海迪家	(18)
雨中行	(24)
长点儿智力	(26)
逼上梁山	(30)
遗产	(34)
遗憾	(40)
寻猫	(44)
谁吃鸡腿	(47)
阖家观球	(49)
家有指挥家	(52)
当一回主持	(54)

美味鱼	(57)
眼镜的推理	(59)
小妹购物	(62)
输球	(64)

第二辑 人文风景

毛主席和山东大学	(69)
冰心露面	(72)
巴金出关	(75)
贺敬之爬山	(78)
马烽一字之错	(81)
《马烽一字错》之错	(84)
刘白羽的行李	(86)
净土国魂	(90)
莫应丰的辩才	(92)
高兰敲门	(96)
沈从文的誓愿	(99)
特来捧场	(101)
荒年谷	(103)
老外神侃	(107)
迷人的韩素音	(119)
三国会长刘世德教授琐记	(123)
沙叶新和沙叶芳	(127)
急中生智和借景生情	(131)
香山开会不游山	(134)
天意怜幽草 人间重晚晴	(138)

雨中谈诗·····	(142)
男女有别的学术“商讨”·····	(145)
与唐国强畅谈诸葛亮·····	(147)
与“三国君臣”的赤壁清谈·····	(153)
“大导演”王公吐哺·····	(162)
天下第一制片·····	(165)

第三辑 神牛·野狐

神牛·头牛·····	(169)
墙包树和半边树·····	(172)
芭蕉扇，换个调法·····	(175)
螃蟹教授和教授馅饼·····	(178)
钱不灵的地方·····	(181)
才女的缺憾·····	(184)
女人和嫉妒·····	(189)
闲话传世·····	(192)
腰一躬，眼一斜，嘴一撇·····	(196)
看鲜樱桃·····	(199)
作家·飞蝗·····	(201)
西部有风光·····	(205)
伊敏河边话虎狼·····	(209)
科学的悲哀·····	(214)
洋雷锋·····	(217)
正和反·····	(219)
胡编历史的皇帝故事·····	(221)
一块钱的景·····	(224)

茄鲞的诱惑·····	(227)
由贾母的彩电说起·····	(230)
烟与导演·····	(233)
诚实的报答·····	(236)
两封给祖父的信·····	(239)
太“懂事”的孩子·····	(243)
监狱内外·····	(250)
刘皇叔四顾茅庐·····	(253)
浮动稿酬和自动退出·····	(255)
红装和武装·····	(257)
一株柏树·····	(259)
巧妙的红白颠倒·····	(261)

第四辑 读史夜录

唐柏·刺枣·红灯笼·····	(265)
秦始皇和潜水艇·····	(269)
头颅移植古今说·····	(272)
隔朝大聚会·····	(275)
愚夫和吝啬鬼的远祖·····	(278)
飞船和陨石·····	(280)
沉鱼落雁 闭月羞花·····	(284)
鸡典趣谈·····	(286)
曹雪芹和医学·····	(293)
阶下囚的调侃·····	(297)
戚继光怕婆辩·····	(300)
老农书生趣话·····	(302)

避讳妙用·····	(305)
替罪猫·····	(307)
杨贵妃的头发·····	(309)
凤姐的觉醒·····	(311)

第五辑 趣话聊斋

何谓“聊斋”·····	(315)
毛主席延安论聊斋·····	(318)
锦绣文章妙名成·····	(321)
绛妃是谁? ·····	(326)
笑矣乎我婴宁·····	(329)
香菱·菱角·放翁诗·····	(333)
恒娘的夺宠术·····	(336)
非做鬼不可·····	(339)
聊斋女企业家·····	(342)
观音和菱角·····	(345)
山君作子·····	(351)
阎罗障眼·····	(353)
后娘化狼·····	(355)
如此父亲·····	(358)
请君入瓮·····	(361)
诗翁·清官·伯乐·····	(364)
夏日访蒲松龄故居·····	(372)
柳泉居士的厄运·····	(377)
柳泉的传说·····	(381)
蒲家菜·····	(386)

聊斋梦.....	(390)
----------	-------

第六辑 书林独步

女性意识在三国水浒中的空前失落.....	(395)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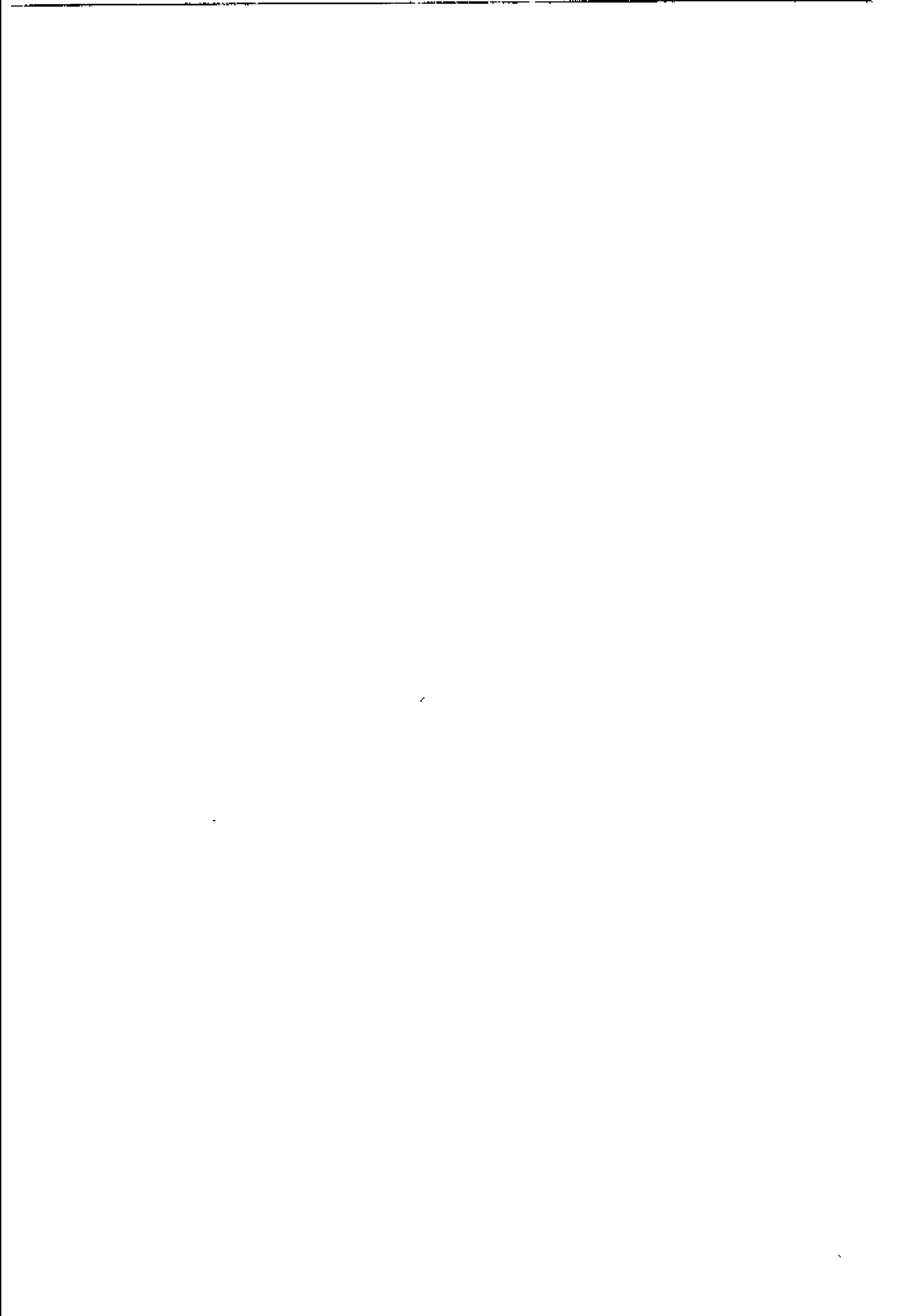
我之忱曹忱红心.....	(424)
--------------	-------

望乡台文学大奖秘录.....	(434)
----------------	-------

后记.....	(451)
---------	-------

第一輯

人生漫筆



马老太语录

我的《等》发表不久，去参加一次会议遇到了李心田，他说，我看你在《人民文学》回忆母亲的文章，好受感动，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我听了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心田这位我很尊敬的前辈能为我的文章感动；难过的是，即使再好的文章，以失去母亲为代价，任何一个作家都盼望写得越晚越好啊。

我在那篇文章引用了母亲生前常说的许多话。后来有人告诉我，老作家赵鹤翔常用文章中母亲的话来说到他那儿去的青年作家：“马老太说，‘自在不成材，成材不自在’，你们好好记着。”后来有的青年作家就把这话风趣地叫做“马老太语录”。我听人来告诉我这些事，心中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母亲她老人家去了天堂以后，居然意外地教育起素不相识的青年来。难过的是再也听不到母亲那些充满了智慧和风趣的话了！

我常想如果母亲做作家一定比我做得好。她判断力特强。

解放初，父亲做副县长时，回家说县府发生了一件命案。有个科员的家在城外，他不是每天回家，家里只有他的妻子和儿子。一天清晨邻居发现科员妻子给人杀了，赶快跑来通知他。

“他的儿子呢？”母亲忙问，“儿子没事？”“赶快把科员抓起来！杀人犯就是他。”

“公安局没怀疑他，说可能是科员的仇人杀的。”

“仇人报仇，必定先杀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叫人断子绝孙是最好的报仇。杀妻留子，只有他本人会这么干。”

“他为什么要杀自己老婆？”

“一定是他要离婚，老婆不同意，他只好把老婆杀了。他比陈世美强点，杀妻不灭子，到底还没做上驸马。”

父亲回到机关把母亲的话说给公安局的人听，解放初离婚成风，但是为了停妻再娶而杀人，在善良的人心目中，还只是戏文上的事，大家都当作是一件马老太看戏看出的笑话，那个仇人也一直没查到，案件不了了之。两年后，已经娶了新妻子的科员喝醉了酒，自己吹嘘说，“咱干了件漂亮事，谁也不知道……”把杀妻子的事说了出来。

“一句俗话能断的案，拖了两年！”母亲叹道。

哪句话？母亲说：“虎毒不食子！”

母亲很善于形容人的躯体形象、语言动作特点。

有一次，我在家中洗头，父母姐妹们在一边说话，忽然，母亲咯咯地笑了起来，说：“蝎虎连子爪儿！蝎虎连子爪儿！”

母亲用手比划着说：“二妮啊二妮，这么大的脑袋，这么小的手！”

大家一愣，然后大笑。说母亲对这双手的形容再恰当不过。想想看，那壁虎的爪子能有多大？如果一双本来不大的手在一个相当大的脑袋上搓来搓去，会产生什么对比效果？母亲就生动地把当时的情况如画一般说了出来。从此，“蝎虎连子爪”成为家中人说我的口实。

当时母亲接着说：“男人手大抓宝，女人手大抓草！”

可惜即使有母亲的吉言，这么多年我也不曾抓到什么宝。

我的女儿小时候长得小巧玲珑，个子小，手小，脚也小，还偏偏最喜欢一个只有半个手掌大的娃娃，叫她做“小胖妮”，经常抱在手上，母亲见了，喜不自禁地说：“真是小人小马小刀枪！”

父亲也受了这种影响，说：“真是个小仙家！”

青州人说很小的黄鼠狼是“小仙家”。

“小仙家”成对女儿的通称。直到她长成比我高的少女。

母亲和父亲一样，喜欢子女们凑在她的脸前嘻嘻笑笑，她还要把这种情形用故乡的俗语生动地加以形容。

当大家在那儿一个劲儿地争论某个问题时，母亲会笑咪咪地说：“真是鳖吵湾一样！”我至今不能明白，鳖是不能出声的，怎么能吵湾？

如果是几个女孩在那儿吱吱喳喳地说话，母亲又会说：“活像树上扑下一群山喳喳（灰喜鹊）！”

我常常在听了大家的某个笑话时扬首大笑，母亲就笑道：“驴啸天！”

嘲笑我的笨是母亲的一种乐趣。

直到上大学时我也不会做针线活，有一次要钉一个扣子，见我穿上了很长的一大段线，母亲笑道：“真是拙老婆拉丈麻线！”

接着说，青州有户人家娶了个媳妇，那媳妇晚上要给她男人做鞋，她婆婆听她“嗤嗤”地拉了一宿，以为一定纳了不小的一段鞋底儿，不料第二天一看，只有两行！原来这个媳妇穿上了好几丈长的麻线来纳鞋底。她的工夫全用在来回拉线上了。

母亲还预言，二妮儿做了新娘时，会给她婆婆做一种“鸡刨豆腐”，就像青州某儿媳：要吃饭时，她问婆婆做什么？婆

婆说做“鸡刨豆腐”，她就把豆腐放到鸡笼里让鸡刨了……

“鸡刨豆腐”的做法是：新鲜椿芽和凉豆腐全弄得十分细，宛如给鸡刨过，拌上麻油。母亲常常做给我们吃。

“幸亏是新社会，二妮这个笨劲，在旧社会非得让她婆婆给送回来不行。”母亲叹道。

母亲常用鸭子带蹼的脚来形容说“二妮的手是不分丫的。”她以一种欣赏口气说她的几个女儿都“笨”，不会做家务活、针线活，只会念点书。母亲说“手不分丫”，说“拙老婆拉丈麻线”，说“让她婆婆送回来”的口气近乎于赞扬和炫耀。她从不教哪个女儿做饭、缝纫，她说这些妇人的活，是不用刻意学的，只要你有一颗爱心，到时候都会做。母亲像是对男孩子一样要求每个女儿上学都得不落人后。我在上大学时还是用功的，成绩也好，上到第三年时还是全优，父母很为此高兴。不料三年级第一门考试记分册破天荒出现了“良好”，我沮丧地回家，很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怎么走了麦城，父母听后应声各说一句：

父亲笑嘻嘻道：“高才生旗开失败！”

母亲马上对曰：“常胜将马到垮台！”

简直是副对仗工整的对联，我至今记忆犹新。

母亲常用比拟来说话。这些话刚一听很新颖，仔细琢磨则意味深长，很值得我们像是贾宝玉听了薛宝钗的话，好好地参一下禅。

母亲说一个人投错了门路，是“投军投了张士贵”。

母亲说一件事处处不得法，是“不是驴不走，就是磨不转。”

母亲说一个人说的事互不相干是：“桑树上打一棍，柳树上去剥了皮。”

母亲说不下决心办不成事时是：“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